

陈履生先生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艺术与博物馆探索

编者按：陈履生先生自2020年12月起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艺术与科学研究中心主任，于2021年3月起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博物馆馆长，凭借其深厚的学术造诣、开阔的艺术视野和强烈的使命担当，在艺术与科学交叉融合、“新文科”艺术教育、文化传承与高校美育、高校博物馆建设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探索和创新，为提升学校人文艺术教育水平、促进文理交融作出了卓越贡献。在中国科大执教的四年半时光里，陈履生先生以赤诚之心倾注艺术教育事业，为学校点亮了人文艺术的璀璨明灯。虽先生已离我们远去，但这盏明灯的光辉依然温暖着校园的每个角落，滋养着师生心灵，他的教育理念与学术精神必将薪火相传、历久弥坚。



《艺术与科学文丛·1》新书首发仪式现场



“艺术与科学创新中心”揭牌仪式现场



陈履生先生指导研究生学习文物三维扫描

一、艺术与科学交叉研究的引领者

陈履生先生策划并主编的《艺术与科学文丛》系列是国内艺术与科学交叉研究领域的标志性学术成果。2022年出版的《艺术与科学文丛·1》系统梳理了艺术与科学交叉领域的经典文献与前沿研究，为学科发展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。2025年出版的《艺术与科学文丛·2》汇集了国内外学者在该领域的探索经历和实践成果，深入解析艺术与科学的内涵演变和发展脉络。该系列文丛为文科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支撑与思想启迪。

陈履生先生积极促成中国科大与南京艺术学院共建“艺术与科学创新中心”，联合推动艺术与科学领域的研究与教育交流。他倡导以跨学科方式实现“科学+艺术”的人才培养目标，为文科建设开辟了新路径。

陈履生先生策划的“纠缠——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成果视觉艺术展”是科学与艺术融合展示的杰出案例。展览以40项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成果为创作对象，运用艺术语言向公众呈现科学之美，先后在深圳文博会、中国科大、全国科普日首钢园主场、上海院士风采馆、首届江苏省青少年科创教育成果博览会（南京）、国防科技大学系统工程学院（长沙）、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、新疆乌鲁木齐一中、安徽省地质博物馆等地展出，获得社会广泛好评，成为全国科学传播与美育实践的典范。

二、新文科人才培养的探索者

陈履生先生躬耕教育，渊博无私，执教期间倾力打造四大特色课程体系。在《中外美术史》课程中，他通过跨文化比较视角，系统梳理东西方美术发展脉络，揭示艺术演进规律与文化融合趋势。《博物馆藏品管理》作为研究生专业课程，让学生全面了解藏品管理的内涵与外延，培养学生文物管理专业能力。《中国书画史》从多维视角解析书法艺术的文化内涵

与历史传承。《文房四宝与中国书画》创新采用“理论+实践”教学模式，依托教育部文房四宝工艺基地，促进学生艺术素养与科学思维的融合发展。陈履生先生授课累计260学时，惠及400余名师生。

陈履生先生非常重视对学生学术思维能力的培养，他常提醒学生做研究千万不能随波逐流、不可悬浮化、江湖化，无论什么时候都要保持主动的、客观的思考。他告诫学生们要勤思善写，要求大家每天以文字形式记录下所思所得，不求形式与篇幅，但求监督自己每天保持独立思考的习惯。

在陈履生先生的指导下，其硕士研究生累计参与展览策划、学术会议及实践培训60余次，构建起理论与实践深度融合的培养体系。从宏观文化政策解析到博物馆运营实务，他都以深厚的学术积淀与实践经验为基础，开展全方位指导。

陈履生先生作为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硕士生导师，指导2021—2023级12名研究生，其中2021、2022级硕士已顺利毕业。三届学生共发表论文18篇。同时，作为人文学院人才引进委员会成员，他参与评审工作10余次。

三、文化传承与艺术美育的践行者

陈履生先生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，积极参与文房四宝工艺传承基地建设，开设《中国纸墨砚》等课程。他倡导以科技赋能非遗传承，在数字化、材料学等领域引入科学方法，为传统工艺注入时代活力。同时，陈履生先生通过“中国绘画源流中的美之变”等讲座，引导学生深入理解中国美术史的发展与审美演变，倡导“从科学角度认识艺术、从艺术角度理解科学”的教育理念，推动跨学科的艺术教育与公共美育实践，帮助学生形成更广阔的文化视野与审美素养。

陈履生先生以其深厚的学术造诣和强烈的文化使命感，全面推动艺术与科学交叉研究、

新文科人才培养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。他不仅在理论建设上作出开创性贡献，更在教育实践中深耕细作，构建起富有科大特色的“科学+艺术”融合育人体系。他始终以培育新时代复合型人才为己任，通过搭建跨学科实践平台，形成课程、教材、展览、讲座多位一体发展模式，将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有机融合。

四、高校博物馆事业的开拓者

陈履生先生以其卓越的领导力和深厚的专业素养，为中国科大文博事业作出开创性贡献。先生深谙一流大学需深厚人文底蕴的滋养，精心策划并成功举办了一系列立意深远、影响广泛的展览，包括“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特展：美术经典中的百年党史”“纠缠——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项目视觉艺术展”

“孔子见老子——孔子的时代汉画拓片展暨何人先生捐赠汉代陶俑展”“灯相相传——当代名家画灯盏暨历代油灯收藏展”“同时代——方洋校友捐赠美国当代油画家作品展”“超弦生万象——李小可黄山系列作品展”“生命大写真——朱松发艺术展”等，用展览搭建起科学与艺术、传统与现代、国内与国际之间沟通的桥梁。同时，他大力推进馆藏建设，促成多批珍贵文物与艺术品的捐赠入藏。

陈履生先生为博物馆成功征集百余件（套）珍贵藏品，不仅极大丰富了馆藏体系，更大幅提升了藏品的学术研究内涵与展览展示品质。在他的擘画与引领下，博物馆日益成为校园文化建设的核心阵地，是广大师生涵养人文精神、启迪科学思维的精神殿堂。

（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档案文博院）



陈履生受聘“国家级非遗传承项目中国手工造纸技艺传承与发展研修班”课程特聘导师

随笔四则

◎ 范洪义

《水浒传》中起绰号的艺术

此古典长篇小說之所以能脍炙人口，除了故事情节合乎情理又出人意料外，其文字之精練細膩流暢，無與倫比。便是給人物起綽號也體現幽默，如對高个子起綽“摸着天杜林”，“云里金剛宋萬”，對偷儿起“鼓上蚤時遷”，这个名号有着运动学的意味，在瞬间的时段显得又高又轻快。至于张清这个武将，他的外号是“没羽箭”，乍看起来，就是说张清打飞石如射不带羽的箭。照例箭上饰羽是为了帮助箭在射程中保持平直，不左右晃动。但看到张清的二舅副将，中箭虎丁得孙与花项虎龚旺，就知道施耐庵将张清的飞石打击比喻为李广射石（他以为是虎，一箭射去，石没箭身），施公的联想力太丰富了，以箭羽的外号来衬托主将的本领。

另一有讽刺意思的外号人物是“天目将彭玕”，他因善使三尖两刃刀，与天神三只眼截用的兵器同，故称“天目将”，但彭玕枉称有天目，当“一丈青扈三娘”抛来红棉套时，他竟不及躲避，被套着脖子，生生拉下马

来束手就擒。至于扈三娘的索套是否丈来长，并以其索套而得浑名“一丈青”，我就不敢造次胡语了。另一个在黄泥岗上卖酒取生辰纲的人物叫白胜，绰号是“白日鼠”，施公配他外号叫“白日鼠”，暗示他事后会被官府捉拿归案，因为白天行走的鼠岂能避人耳目。总之，施耐庵给人起外号是一语中的并有夸张兼顾历史故事。他给梁山好汉108人的天罡地煞星名也是耐人寻味的，有待以后再说吧！

一个银顶针

附图是一枚做手工缝线用的顶针，我母亲毛婉珍生前做缝衣、纳鞋底等用。



记得她先将一些破布用面粉冲热水调成的浆糊粘在一起，剪成鞋底样，然后就用针与这个顶针一线一线地扎成鞋底，我有时帮她穿针引线，后来也学会了用顶针。

我仔细打量这个顶针，见内圈中刻有字“上海90银”和“高”，才知这是个银制品，不同于一般用黄铜材料做的。外圈上还雕有一个好似元宝的图样，可见当时很匠的细腻手艺。

这个顶针使我想起儿时的家境之艰难，母亲的节俭与勤劳，如今我的物尽其用、助人为乐的生活理念都凝结在这个顶针上——扎着自己、帮人过关，是我做博士导师的信念，让他们顺利取得博士学位，开始新的人生旅程。

我于是找了一个以前在地摊上买的小银盒，将这颗顶针收藏起来，留给后人。

在玻璃棧道上行

秋残初的一个下午，天色微暗，我和两位同伴走在某县郊的玻璃棧道上。此刻头顶上突然出现一片状如棉絮白雲，云光映射在玻璃道上，参差着山色，缠绵着天、地、人。

我觉得似行在半空，伸手欲摘云，抬脚恐踩山，身处不及羽化登仙，脑思可脱尘世苦厄，耳边自然响起“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

即是空，空即是色”的梵音。眼前山色变幻、水天一色，微风似静，气息凉酥，遍体细胞无一不适也！于是想起东晋王羲之的感悟：“山阴道上行，如在镜中游。”他哪里预料到千年后会人工开造玻璃棧道呢？此刻我好想隔空长啸，又恐人语上天惊微澜，那神仙何必关人怀呢！流连一番依依不舍下了棧道，抬头望，那絮云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消失了，它是专程来迎接我们体验玻璃棧道之行的吗？

李白“铁杵成针”对我的磨励

1964年，我从上海市上海中学考入北京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，临近开学去报到时，母亲送我至火车站，含着欢喜的泪递给我一块玉牌，道：“这是你外公留下的，今转赠予你。望你独在异乡，勤勉向学。”我接过来细细端详，见玉面浮雕一老妪与垂髫童子，老妇正俯身研磨何物。凝神再观，原是雕刻着李白溪畔遇老嫗磨杵成针的典故。

我宽慰母亲定当在大学砥砺成才。此玉牌始终与我形影相随。今整理旧篋复睹此物，不由抚膺长叹。念及古人劝学、诫子之用心良苦，常将警句箴言、劝勉图画铭刻于玉佩砚匣。如东坡制砚佛“磨穿铁砚”、文房笔筒绘“囊萤映雪”，器物虽微而寓意深远。